FIFA WORLD CUP Qatar 2022

特派记者 丁梦婕 发自卡塔尔多哈

沉浸式体验瓦其夫集市

卡塔尔世界杯迎来休赛日。这一天，瓦其夫集市成为最受欢迎的景点。数以万计的球迷、记者不约而同地选择聚集在那里，感受属于阿拉伯国家独有的风土人情。

位于多哈的Msheireb站点是卡塔尔当地三条为世界杯而建的地铁路线交汇点。从Msheireb出站后步行10分钟左右，和周边的高楼及现代化建筑截然不同的瓦其夫集市就会出现在眼前。这片集市最初是贝都因人交易生活用品的露天市场，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

在20世纪，它还是一个由水泥小巷组成的大杂院，后被打造成泥墙和木梁外露的古阿拉伯风格建筑并被保留至今。集市内共有1500多间小店，专卖香料、零食、首饰、服饰、手工制品、纪念品等，传统香料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此外，猎隼作为深受卡塔尔当地人喜爱的宠物，在集市内拥有专卖店和医院。

当地时间下午4点左右，接近日落时分，瓦其夫集市在晚霞的映照中显得更为梦幻，但预想中穿越时光的年代感并没有出现。集市内应景地出现了很多足球元素，熙熙攘攘的人群时刻提醒着你，现在正是世界杯时间。

无论是餐厅的外墙上还是小巷中连接两边建筑的天空中都挂满了参赛国的国旗。在一个兜售纪念品的摊位旁，摊主是一名留着胡子的老人，全程唱着自创的歌曲，歌词只有一个名字：梅西。小商贩们看到了商机，将阿拉伯男子传统的白色长袍服饰进行了改造，长袍的上半部分被画成球衣。如果球衣印的是“葡萄牙、7号”或是“阿根廷、10号”，价格将达到125里亚尔，相当于人民币250元，是全市场最贵的长袍。毫不意外，球衣式长袍产地是中国。事实上，集市内的大部分纪念品如毛绒玩具、冰箱贴、钥匙扣等都是中国制造。

阿根廷球迷曾是这里的主角，瓦其夫是他们在阿根廷队没比赛时最常光顾的地点。但在八强产生后，这里的主角变成了摩洛哥球迷。摩洛哥队创造了历史，球迷有充足的理由继续肆意狂欢一阵了。摩洛哥球迷举起国旗，用垃圾桶当成鼓敲出节奏。他们跳舞、唱歌，即使素不相识也在此刻无所顾忌地聚到了一起，想和每一个经过的人分享喜悦，他们说：“希望摩洛哥进决赛！和巴西会师决赛！”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瓦其夫市场独有的烟火气息被世界杯打破了。当地人喝着咖啡、抽着水烟或是下下棋、看看日落、挑挑猎隼的悠闲没有了。如今一到饭点，瓦其夫市场几乎所有餐厅门口都排起了长队，餐厅内座无虚席，处处都充满喧嚣。市场门口负责接待游客的骆驼工作量暴涨，趁着工作间隙，它直接趴在地上，看似闷闷不乐。

在瓦其夫的入口，有一处免费试穿阿拉伯传统服饰的地点。本报记者路过时，被热情的工作人员一把拉住，前去体验了一把中东女子的特色服饰。当记者在一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穿戴整齐后，长至脚踝的黑色罩袍、全头包紧的黑色头巾仿佛将人直接隐身，融入到多哈的夜色中。

“欢迎你来卡塔尔！”工作人员笑着说。对于卡塔尔人来说，他们希望每一个来此观战或报道世界杯的人，爱的不仅仅是世界杯，不仅仅是足球，还有这个为之倾尽全力的国家。

资深媒体人 徐毅

摩洛哥足球不纯粹但懂尊重

一句“摩洛哥的足球很纯粹”红遍天下。但当世界排名第22位的摩洛哥队淘汰了排名第七的西班牙队，你觉得摩洛哥乃至北非足球，会纯粹吗？

我去埃及旅游的时候，导游的中文名字叫“王皓”。王皓说他很喜欢中国，在中国学了几年中文，因为喜欢那个打乒乓球的王皓，所以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但王皓从来没有打过乒乓球，他练过几年足球。“足球在埃及很特别，1882年英国人入侵埃及，把足球带到了这里。从那以后，足球就是埃及人寻找民族自豪感的工具，我们的先祖甚至把足球看成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独立战争。”

王皓有三个兄弟姐妹，住在一幢有些破旧的老楼里。为了练球，王皓每天往返要花六七个小时去参加训练，“就是因为对踢球有着执着的信念，才能坚持下来。”后来还有个孩子和王皓有着差不多的经历，这个孩子不仅踢进了埃及国家队，还踢到了欧洲，他的名字叫做穆罕默德·萨拉赫。

和埃及一样，北非人都需要通过足球寻找民族自豪感，向全世界展现北非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风采。但足球真的不能只靠纯粹的热爱和想把足球搞上去的“3分钟热情”，还需要有长远的“规划”，哦，不对，是“归化”。

其实“归化”也没错。2014年，阿尔及利亚打进巴西世界杯16强，23人大名单里有16人出生在法国，这给同为北非国家的摩洛哥带来了一些启示。从那时候开始，摩洛哥就推出各种政策，吸引出生在国外的摩洛哥后裔加入摩洛哥国籍，欧洲移民的后代都是“归化”的重点，在八分之一决赛之前，摩洛哥队就在和西班牙队的球员争夺战中赢了对手，好几名球员都选择了加入摩洛哥队。在这支摩洛哥队的26人大名单中，有14人出生在欧洲，连主教练雷格拉吉都出生在法国。但“摩洛哥后裔”的身份让他们很有归属感，心甘情愿为摩洛哥和整个“阿拉伯国家”拼尽全力——这显然比中国足球的胡乱归化要更加尊重足球。

当明天晚上摩洛哥队站在葡萄牙队面前的时候，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会为摩洛哥队加油助威。有意思的是，C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出生在北非，葡萄牙在北非的属地马德拉群岛距离摩洛哥只有640公里。

明晚，让我们再一次欣赏一点也不纯粹的摩洛哥足球。

梦享卡塔尔 Qatar 2022

一千零一夜·⑨

足球评论员 田园圃

我怀念博班和他最爱吃的菜

八强战，克罗地亚的对手是强大的巴西，不知道四年前在俄罗斯打入决赛的格子军团能否再向前一步。无论结果如何，对于克罗地亚这个国家，我都有一种特别的情愫。

我的家乡扬州有一座马可·波罗纪念馆，当年，这名外国人凭借着不足百人的帆船队从亚得里亚海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岛驶入大海，奔向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并写下了传世经典《马可·波罗游记》，让西方世界认识了东方，也认识了中国。都说曾在广陵城为官一任的马可·波罗来自意大利，实际上他的出生地是克罗地亚的考尔楚拉岛，该地区当时在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之下。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上大学时，我们学院足球队的球衣就是克罗地亚的客场版本，1998年，这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就闯入四强，这也是学院队选择它作为球衣的原因之一。我更不会想到，几年之后，自己会有机会去到这件球衣所代表的国家采访。在克罗地亚的时间不算长，这个国家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人生第一次托运行李丢失的囧事就发生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机场，不得不依靠机场发放的临时用品才度过了前几天。好在，那只是一个小插曲。

在如今的克罗地亚球迷眼中，队中“一哥”显然是金球奖得主莫德里奇，但对于“80后”的我来说，克罗地亚足坛最有名的当属曾在AC米兰效力多年，荣誉满身的兹沃尼米尔·博班。当时，我在克罗地亚采访的是另外一个体育项目的赛事，但在萨格勒布，感受更多的是那里的人们对于足球的热爱。无论是路人还是巡街的警察，无人不知“博班餐厅”在哪儿。我也曾在那个位于著名的耶拉契奇总督广场附近，开设在地下二层的餐厅品尝了他们的“厨师长推荐”——那道叫做“博班”的特色菜。这道菜的原料有土豆和鸡蛋等，正是博班最喜欢吃的，因此他将此菜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在萨格勒布，印象极深的还有当地的老式有轨电车，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坐满了人的名为“ZET”的有轨电车，有的电车“老”到满身斑驳，但萨格勒布人却不愿给它穿上新衣。13世纪，马可·波罗乘着帆船飘洋过海到了中国，而我曾在他的祖国感受有半个多世纪年龄的有轨电车。时光静静流淌，幻化成同一片安详，那座城市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波澜不惊中蕴藏着包容与和谐。